

蜕变的乡村

□ 路扬

三
听说我回村来维修老宅,郝强也早早过来。还没走到跟前就大声埋怨说,舅,你弄这咋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故意逗他说,给你说能找下不花钱的劳动力吗?他被呛住了,嘿嘿一笑说:我和红安给你干肯定不要钱。可你又不忍心,对吧?说完同站在一边的内弟相视一笑。这孩子不愧是当干部的,俏皮话竟也说的如此俏皮。

郝强从小没学会抽烟,这在村干部中实属罕见。接过我递的烟后并没拒绝,转手又让给了站在一旁的小高说,我舅不是外人,本乡本土的,保证不会欠下你的工钱,但有一条,干活绝对不能含糊。小高笑着点点头。

小高说现在地面还湿,先晾半天,明天一早开始干。他们都还有事,一块先走了。这时门口的几个邻居也凑了过来。雨后初晴,谁也进不了地,反正没事,就在一起闲聊。还是郝强把话题扯了回来。他在我对面一块石头上坐下后对着大伙说:“现在的社会不同从前了,习惯在变,传统在变,几百年的老祖制也在变,现在村里不兴义务帮工了,时兴花钱雇工的新办法,我看也不错,即平等,还公道,避免了遇事一窝蜂,人多瞎混混的浪费场面,也规避了世世代代都还不清的人情债,这说明老百姓的商品意识强了,肯定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就是。我内弟张红安接过了话茬,他在镇林业站上班,知道外边的事不少。他说过去老百姓种地计算成本,从来不算人工费,不懂得人工的投入也是钱。现在都学“精”了。去年路过曲沃县的一个村,就碰过一件怪事。这个村

是水地区,家家户户都种蒜,2013年蒜苔每斤3块钱,今年一下子跌过1.2元,这下不得了,全村人都熬煎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雇人抽蒜苔吧,人工费每斤就得8毛钱,拉到城里去卖,还要出雇车费,交纳市场管理费,加上两口口的人工费,肯定不划算。不抽吧,蒜苔疯长会影响土里的蒜头。想想没啥好办法,就在村里放出话来:谁想吃谁来抽,全部免费奉送。三天过去了,竟没有一个人来,也是啊,蒜苔家家都有,根本没人稀罕。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全家都出动,用了半天时间,将一尺高的蒜苔全部踩爬到地上,干脆彻底不要了。听完红安的故事,让我也想起一件事,前一段路过绛县垣上兰峪村,沟边全是柿子树。树上挂满了灯笼般的圆柿子,红彤彤,饱满盈地,一树挨着一树。时令已过寒露了,不见有人摘,我觉得好奇,停住车下来问地里干活的老农,这柿子咋没人摘,老农停下手里的活计,大声回答我:你想吃就上去搞吧,不要钱。现在同红安讲的故事一联想,柿子同蒜苔的命运大概也差不多。

我们村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是出名的产麦区,现在却很少有人种小麦,我问大伙是怎么回事。后院的邻居很干脆地说,一句话,不合算,赔本。咱对小麦不少估,每亩按700斤产量说吧,国家的收购价是1.3元,700斤的收入是900多元,按说不少,可你知道成本得多少吗,我摇摇头,他们说从整地,播种,施肥,浇水,中耕,喷药,机收,晾晒,入库到最后磨成面,不花1100元吃不到嘴里,每亩净赔200多元,你说谁会瞪着眼睛去喝泊池里的水。我说不种小麦吃什么,他们说推销精粉的

粮商常来村里转悠,村里也开着粮油店,买面从来不发愁。

几个人正聊得上劲,我的一个远房堂兄骑着电动车在众人面前停下了,下车后先不说话,仰着脖子盯着前院的一株老椿树仔细看,我知道树是前院邻居建房时栽上的,近40年了,长得粗壮高大。我问堂兄,是想找建新房的联檐吧。他这才收回目光点点头。接过我递过的烟慢慢吸一口后说:在镇上看好了一付松木的,最低280元,总觉得不太称心。咱们这地方都习惯用椿木联檐,既有韧劲,又不走形。这才满村里找。我说这树可以吧,他也表示满意。

价格很快谈好了,比松木的便宜20元。但最终没弄成,原因也简单,同松木相比,后续价格贵的承受不了。堂兄算了一笔,挖树要雇3个人干两天,头一天取冠,第二天挖根,往出抬弄不好还得动用吊车,最后还有解板和加工的程序,光工钱少说也得800元,如此算来,比使松木联檐贵了两三倍。你说,他怎么舍得出这么多人工费。

看着堂兄骑电动车离开,我问在坐的几个人,是不是现在干啥都要先算账,赔钱的买卖贵贱不干,他们说那当然,现在搞商品经济就得有商品头脑,学会精打细算,如果老是光赔不赚,别说奔小康,你想摸小康的门栓都难!

惊人的理论,让你不得不从心里佩服。我敢说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他们肯定没我学得多,但他们一定比我懂得深,用得活。

连载二

“酸酸甜甜”的母爱

□ 高晋旭

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在省城生活。每次走在宽阔的马路上,总要被街边饮料摊上的酸奶吸引。一只只装满酸奶的玻璃瓶整齐地摆放在小桌上,一见到这样的瓶子,我便拽着母亲的衣角,用小手使劲地指。

长大了,幼年的味觉挥之不去。时常会想起,扎破瓶盖上的油纸,肥肥的乳白色的酸奶通过粗粗的吸管汩汩流入口中时的快乐。浓郁的乳香,淡淡的甘甜,微微发酸的味道,不一会就被我吸完。斜着脑袋举起瓶子,搜寻余在瓶壁和瓶底稠稠滑滑的酸奶,哪怕是一小块,也要用叼在嘴里的吸管将它们呼呼喇喇地吸上来。

大一暑假,每每在超市见到酸奶,总要驻足。围着货架转了两圈也不见小时候喝的那种玻璃瓶酸奶。心中不免酸涩、失落。

送给妈妈的礼物

□ 李艳娇

母亲节快要来临了!我想:妈妈平日里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母亲节应该让她高兴一下,给妈妈一个惊喜!

星期天那天,我捧着自己平日攒下的零花钱。坐在床头冥思苦想,妈妈喜欢什么呢?她最喜欢花,但是喜欢菊花、荷花还是康乃馨呢?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问一下妈妈,我走出房间对着正在做早餐的妈妈大声说道:“妈妈,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花?”只见妈妈转过头来,不解地问:“怎么了,难道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吗?忽然,我的心里好像有一百只、一千万只兔子,“突突突”地跳个不停,真怕被妈妈发现我的秘密。“我什么花都喜欢,只要



一转眼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结婚,回家的时间少之又少。人也渐渐成熟,工作中的辛苦自己一肩扛起,婚姻中受了委屈独自承受。生活像一瓶酸奶,有甜蜜和快乐,也有微微的酸楚。

前两天回娘家,3个小时的行程,下了车一心奔向家的方向。一进门,见茶几上摆着三瓶古色古香的玻璃瓶酸奶。青花图纹的油纸蒙在瓶口,用纸绳扎紧,在瓶茎处翘起一圈妃子边,像白雪公主美丽的裙摆。旁边放着粗粗的吸管,三根连成一排还未启封,和小时喝的一模一样!顿时让我眼前一亮,如饿狼扑食般抓起。四处喊着母亲,厨房飘香,我一溜烟滑到厨房门口。“妈,这是给我买的吗?”妈妈笑着说:“是呀,就知道你这个馋猫准爱喝。”



你满意就行。”妈妈说道。

顿时我的脸红了起来。原来在妈妈心中,只要我快乐她就是快乐的。看来要送给妈妈更好的礼物。

“妈妈,我到外面去一下。”

“好的,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我大步流星地向花店跑去。

“小朋友,今天是母亲节,你肯定是来买花的吧!”

“是的,我想请问一下,送给母亲该送什么样的花?”

“康乃馨吧,很好的,我想你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热心的老板精心为我挑选了一束盛开的

妈妈说,这是新产的,只有路西的超市有卖。她骑了20分钟的车才拿回家来。估摸着快到了,刚从冰箱里取出来,说是散散寒,怕太凉我喝了刺激胃。看着母亲的鬓角生出几缕银丝,脸上的皮肤不再白皙光滑,仿佛为买这3瓶酸奶一下子给晒黑了,晒老了。

用粗粗的管子捅开蒙在瓶口上的油纸,递给她喝,她说自己不爱喝,她不接我就举着。最终母亲妥协。

我喝着酸奶想象着夕阳下,小小的我抱着酸奶瓶子站在饮料摊前的模样,母亲蹲在我身旁,年轻的脸庞微笑着满足的看着我。吮吸着手中小时候最爱的醇香味道,酸酸甜甜寸寸缠绕,一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

康乃馨。我把钱付给了老板,又向家中跑去……

到家时,我把那束美丽的康乃馨藏在了自己的卧室。

夜晚我写了一张贺卡,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祝妈妈节日快乐!永远漂亮!”然后将贺卡贴在了康乃馨上面,悄悄地放进了妈妈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妈妈非常开心,吃完早餐时,妈妈满脸喜悦地,对我说道:“谢谢你送我的花,乖女儿长大了。”

妈妈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而这小小的康乃馨却能让妈妈感激不尽!我的妈妈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诗两首

□ 张志善

地书老人 王崇义

池水作墨,
地砖为纸,
手挥如椽之笔,
流淌超然洒脱气势。
每天黎明到广场,
一年四季皆如此。
一横一竖,
一点一撇,
全神贯注,
不苟一丝。

与晨雾对话,
迎朝晖呼吸,
放而有度,
收而有致,
从容自得,
舒张随意,
笔法恣肆茂朴,
结构旷达奇逸,
抒发骀老志壮性情,
升华学无止境素质。
人们仰慕赞赏,
人们叹为观止,
齐竖大拇指,
都夸王崇义。

擂鼓叟 李松林

年逾七旬,
小伙一样。
个头不高,
热情旺盛。
退休不退休,
重任挑肩上。
组建锣鼓队,
名曰“夕阳红”。
绛县李松林,
堂堂鼓队长。
咚咚咚,咚咚咚,
震耳欲聋犹雷声,
鼓槌是音响开关,
身影是中枢神经,
敲出节日的欢快,
播响老叟的威风。
哪里有喜庆,
哪里有鼓声。
莫道岁暮迟,
激情火样红。

